

X511
WSB

Chariots Of Fire



烈火战车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烈火战车

一个真实的故事

(英) W·J·书瑟比 编著
C·书兰

程 健 译
蒋德嗣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

烈火战车

W·J·韦瑟比 C·韦兰 编著
程健 蒋德嗣译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印刷出版
(东体育会路166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上海印刷厂排字

787×1092 1/32 3.625 印张 78 千字
1983年4月第1版 198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0 册

书号: 10218·007 定价: 0.37元

出版者的话

为了配合高校外语专业翻译课的教学工作，适应外语专业毕业生、中小学外语教师和业余翻译爱好者的需要，我们决定编译出版一套内容广泛、体裁多样的翻译读物。

这套读物包括不同体裁作品的译本和注释、对照本，以及探讨翻译技巧的著作。选材将尽量照顾外语专业翻译课教学和社会读者业余进修外语的实际需要，既选译、选注外国文学及科普作品，也适当选译我国的优秀作品。

广大读者可以在阅读、鉴赏各类读物时进行双语对照练习，从而不断提高翻译实践能力，掌握翻译技巧，并从大量阅读代表性作品中逐渐熟悉各类作品的创作特点和写作风格。

我们殷切希望大家关心这套读物，经常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把它办好。

译者前言

《烈火战车》是一部驰誉国际影坛的英国优秀影片。一九八一年在美国上映后，受到影评界的一致好评，被誉为一部着意描绘出类拔萃人物的出类拔萃之作。同年，获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颁发的最佳影片“金球”奖。今年四月在第五十四届奥斯卡奖的评选中，这部英国影片不仅夺走了一九八一年度最佳影片大奖，而且还荣获最佳编剧、最佳音响效果、最佳服装设计等奥斯卡金像奖。这里向读者介绍的，就是根据该影片剧本改写的电影小说。原编剧者：柯林·韦兰；改写者：W·J·韦瑟比。

《烈火战车》以二十年代两位英国著名田径运动员的运动生涯为题材，内容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哈罗德·亚伯拉罕斯，剑桥凯斯学院的学生。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由于受到社会上种族偏见的歧视，决心要以自己杰出的体育才能，向反犹太主义“挑战”，进而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埃里克·利德尔是一个苏格兰传教士的后代，当时在爱丁堡念书。他笃信宗教，立志献身教会，当他发现自己具有得天独厚的短跑禀赋时，决心以夺取奥运会的金牌来为上帝争光。这两位青年运动员，出身和信仰不同，性格和生活道路各异，但是同样的奋斗目标——攀登世界体坛高峰，夺取奥运会的金牌——却把他俩连结在一块了。他们从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变成运动场上的竞争对手，最后又结为互敬互勉的挚友。一九二

四年，他俩一齐被选入英国田径队，参加在巴黎举行的第八届奥运会。他俩怀着各自的信念，全力以赴，分别夺得百米赛和四百米赛的冠军，终于实现了多年的夙愿。

作品着重描述这两位运动员为实现个人理想而经历的种种艰苦磨练，赞扬他们奋发向上、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特别是在遇到挫折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百折不回的顽强斗志。整个作品的基调，清新、明朗，焕发着青春的朝气。情节的展开，跌宕有致，引人入胜；小说保留了原剧的蒙太奇手法，在集中悬念、展开主线的时候，跳跃场景，交错铺叙，更增强了故事的生动性。作品不仅对两位主人公作了深入细致的刻画，注意到环境对人物性格的烘托，就连一些次要人物，如教练萨姆·穆沙比尼、哈罗德的女友茜比尔等，尽管着墨不多，却都栩栩如生，他们的音容笑貌皆跃然纸上。

这里也应当指出，主人公哈罗德不满意社会对他的歧视，因而奋起同种族偏见作斗争，这无疑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但是在这个人物身上，也体现了强烈的个人奋斗的色彩：一心想出人头地，醉心于跻身上流社会。另外，作者在鞭挞政客操纵体坛的丑恶行径时，也宣扬了“个人至上”、“体育应超脱政治”之类的错误观点。对于这些，我们在阅读时应仔细加以分析和批判。

本书根据美国戴尔出版公司一九八二年三月版本译出。

一九八二年九月三日

主 要 人 物 表

哈罗德·亚伯拉罕斯	英国剑桥大学学生，一九二四年奥运会金牌获得者
埃里克·利德尔	苏格兰爱丁堡大学学生，一九二四年奥运会金牌获得者
奥布里·蒙塔古	剑桥大学学生，田径运动员
安德鲁·林赛	剑桥大学学生，伯爵，田径运动员
桑迪·麦格拉思	爱丁堡大学学生，大学运动队队长
珍妮·利德尔	埃里克的姐姐
茜比尔·戈登	女高音歌手，歌剧演员，哈罗德的女友
萨姆·穆沙比尼	欧洲著名田径教练
伯肯赫德勋爵	英国奥林匹克委员会负责人之一
剑桥凯斯学院院长	
剑桥三一学院院长	

第一章

时过千载，赛跑这件事本身却没起多大的变化。它仍然是对赛跑者个人的一场最严峻的考验。发令员一声枪响，健儿们就得依靠自己，单枪匹马地奋力拚搏了。体力越充沛，斗志越旺盛，运动员也就越出色。跑道上的不朽人物构成了一列列“烈火战车”，由一股炽烈的获胜愿望驱策着向前。

下面的故事所讲的，就是这样两列不同凡响的“烈火战车”——哈罗德·亚伯拉罕斯和埃里克·利德尔。他们的生活年代离我们今天不算久远，但是他们的事迹却象古代的传说，超越了时间的界限，广为后人争诵。他俩就象神话中的大智大勇者，给自己提出了一项艰苦卓绝的任务——要成为天底下跑得最快的人。他俩各自以独特的方式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哈罗德·亚伯拉罕斯以彻底的科学态度，仔细分析並纠正了步法上的错误，使自己成了一列“烈火战车”；而埃里克·利德尔却突破一切条条框框，象野兽那样凭着与生俱来的本事，一举登上了体坛的高峰。

他俩形成绝妙的对比，就象科学家同艺术家配成了对儿，相映成趣，但是他们有着一个共同点，都具有一股锐不可挡的、出自深厚功底的拚命劲头。

哈罗德·亚伯拉罕斯象着魔似地一心想取胜，而他所处的社会地位，也在这方面给了他强烈的影响。他是个德国犹

太人的儿子，被英国社会视为异己，所以得同这个社会的偏见作斗争。他要用运动场上的胜利，强迫社会承认他是个“土生子”，对他平等相待。

埃里克·利德尔，一个苏格兰传教士的后代，没有这种出身方面的问题，可他却在自己的宗教信念中汲取到灵感。他在跑道上全力冲刺，仍是为上帝争光，即便在奥林匹克运动会上，他也不愿在这一点上作出让步。

他们在一九二四年奥运会上，双双夺得金牌。那时候，奥林匹克的理想还没有在国际政治的重压下趋于断裂。在奥运会径赛项目中力挫群雄，仍被当作个人的一大胜利。所以，哈罗德·亚伯拉罕斯和埃里克·利德尔还能驾着他们的“烈火战车”，按照他们自己的主张夺魁称雄。就竞技角逐这点来说，他们个人性格所起的作用，远比任何外界影响重要。

他们的事迹，说不定能唤起全世界的青年男女去重新点燃奥林匹克理想的火炬，免得国家之间的明争暗斗以及政治上的权宜处置，把个人竞技夺标的理想永远扼杀掉。

所以，他们的故事还有重新提及的价值。

第 二 章

英国剑桥——一九一九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那场为了结所有战祸的“伟大战争”刚刚结束。经过四个流血的年头，数百万年轻人——所谓“迷失的一代”——在法国的堑壕战中送了命。他们的阴影笼罩着战后的整个世界。欧洲固有的那种坐享太平的生活方式，现已土崩瓦解，为巨大的变革扫清了道路，同时也给一些人带来了机会，他们在德国大炮造成大片权力真空之前，始终没有进身的机缘。

年轻的哈罗德·亚伯拉罕斯，希望成为这些人中的一员。他是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一个优秀的田径运动员，具有短跑选手的良好素质。想在英国社会中出人头地所必需的才干和气质，他都具备，可偏偏不是出身于盎格鲁·萨克逊新教徒的上层社会。他是个犹太人，他相信单凭这一点，就被打上了“域外人”的标记，因而在治理国家的大事上，竟全然没有他的份——直到这场战争施展了可怕的威力，消灭了一大批未来的社会精华，情况才有所改变。英国社会的固有模式被彻底抖散了，年轻的哈罗德看到自己有机会赢得社会的承认。而除了剑桥大学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场所更能实现自己的宏愿呢？许许多多统治英国的重要人物，不正是在那儿受教育的吗？

战后的第一批大学新生已开始来到剑桥，他们乘各个班次的火车，源源不断地涌入这座古色古香的大学城，他们手提

肩扛，带着各自的“家当”，拚命摆出一副神气活现的架势，想借此来掩饰内心的激动。

哈罗德就在这伙人里面；不过即使在这时候，他也很显眼，好似鹤立鸡群。高高的个儿，乌黑的头发，棕褐色的皮肤，炯炯有神的眼睛。他今年二十岁，智力成熟，生就一种咄咄逼人的个性，比大多数新来乍到的学生远为自信。他敢作敢为，动辄发怒，说起话来，口齿清晰，表达能力也强。

他走下从伦敦来的列车，想找个脚夫帮他搬行李。他好不容易见到了一位，连忙大声招呼，但那个脚夫不理不睬。这情况一连发生了两回。哈罗德气冲冲地跨开大步，走到站长面前大发牢骚。

站长是个矮胖子，穿一身铁路制服。他再三解释，说这完全是战争造成的——到处都缺少脚夫——但是哈罗德打断了他的话，恶狠狠地反驳了一句：别老是拿战争来作借口。战争是结束了，但是在哈罗德看来，战火始终未熄——他仍在同社会偏见打着一场非公开的战争。

他一把抓起行李袋，在人流如潮的月台上匆匆前行。周围熙熙攘攘的景象，他全视而不见，只觉得自己的感情受到了伤害。他好不容易闪过一个学生，却撞到另一个学生的身上，那个学生随身携带的行李还真不少，什么箱子呀，网球拍呀，高尔夫球棒呀，亏他对付得了。

“真对不起，”哈罗德道歉说，一转眼，他突然满脸放光，笑容可掬。“嗨，我一只手还空着呢，我给你拿高尔夫球棒吧。看得出你在运动方面很在行。”

“还真有点招摇过市咧，”那位年轻人说；他自报了姓名：奥布里·蒙塔古。“我想，你对运动不太感兴趣吧。”

“我喜欢赛跑，”哈罗德口气坚决地应了一声。

“真的？”奥布里个儿高高的，肩膀宽宽的，但是眼神倒挺温柔。萍水相逢，他立即赢得了哈罗德的信任。“我也喜欢赛跑。麻烦的是，一败给别人，我就觉得挺窝囊，你呢？”

哈罗德灿然一笑，他的那种微笑，在有些人看来，似乎颇带点妄自尊大的意味。

“我可说不上来。我从来就没有输过。”

他说这话，倒不是有意自吹自擂，而是冷静地阐明事实。奥布里·蒙塔古一面打量他的新朋友，一面暗暗在想，他的话里倒显示出一种非英国式的自信。他如此自信，是否因为他是犹太人，就非得在别人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这会儿也容不得奥布里细细揣摩，因为哈罗德已经背着他俩沉甸甸的行李，跌跌撞撞地到了街上。有个衣衫褴褛的汉子，主动上来要帮哈罗德拿行李，那汉子二十开外，可人显得很老相。

“要我给你搬行李吗，先生？给你叫辆出租汽车？”

“不用了，谢谢，”哈罗德说罢，忽然注意到年轻汉子的外衣上别着好几枚战功勋章，而且他还少了条胳膊。这是大战中死里逃生的幸存者之一，一个残废军人。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员，在战壕中饱经战火的洗劫，现在又得想尽一切办法活命糊口。他对这两个养尊处优、穿着高价花呢服、有着锦绣前程的青年学生，怀着一股强烈的敌意；不过他强忍着不表现出来，因为这两个年轻人看到他在战争中受过伤，挂过彩，说不定会感到问心有愧，而他正可以从中捞到点好处。刚才他差不多把那只空袖管塞到了哈罗德鼻子下面。这一着果真奏效了。哈罗德让他把行李包拎到出租汽车跟前，赏了他一笔可观的小费。算哈罗德运气，没去留神那汉子的动静；他将钱币

狠咬了一下，又往地上啐了口吐沫；出租汽车从旁开过的时候，他对另一个退伍军人说：“我们拼死拼活地打了这一仗，到头来竟是为了这个——让所有的犹太小子去享受足够的教育！”工人阶级中的反犹主义情绪，也象上层阶级一样强烈。其实，即使哈罗德知道了这一点，大概也不会感到惊讶。不过他会感到遗憾：一个人丢掉了一条胳膊，在战争中吃了那么多苦头，到头来竟几乎什么也没有学到！

剑桥城里似乎遍地都是自行车，汽车司机不停地按喇叭，要他们让出一条路来。这两个年轻大学生凝望窗外，注视着他们这个新的落地地。乍一看，除了那络绎不绝的自行车流，整个剑桥古意盎然，几乎完全沉浸在往昔的岁月里，甚至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不知怎么也带点儿历代古建筑物的风味。

出租汽车在凯斯学院门外停了下来，两位大学生仔细打量着拱门上的盾形石刻徽饰。奥布里露出一副肃然起敬的神情，而哈罗德却不是为凭吊历史而来此间的，他脑子里考虑的是如何征服“现在”。

他们付了车资，带着行李进入四方内院，大街上的喧闹声全被阻隔在院墙之外了。哈罗德闷闷不乐地望着平整的草坪，草坪四周簇拥着中世纪的拱门建筑。

“你走神了，在想什么？”

“还不是想我的父母呗！”哈罗德冷冷地答了一句。他在想，这儿的一切，对堂上二老来说，无疑是一方难以与之同化的异域，但是他们偏要让他投身其中，并与之结为一体。

从门房间——学院大门边上的一间小传达室——传来一声低沉的咆哮：“先生们，请上这儿屋里来。”

门房头儿面朝他们坐着，他头戴高礼帽，身穿燕尾服。他身旁的助手，则穿着普通的晨服，头上戴的是一顶圆顶常礼帽。这两个门房负责给学生分派房间，还帮着照料学生的生活起居。他们怎么也搞不清楚，自己的身份究竟是仆役还是学监。他们彬彬有礼，纡尊降贵的神气里隐隐透出几分敌意。

“请二位报一下大名，”门房头儿瓮声瓮气地说，此人身材壮实，上嘴唇上蓄着淡淡的一抹小胡子。

“我们是新来的，”哈罗德不紧不慢地回答。

“这我也看得出，小伙子。叫什么名字？”

哈罗德不动声色地报了姓名。门房头儿抬头瞥了他一眼。哈罗德认出了他的表情——那是人们认出你是犹太人时惯有的一副表情。

“在哪儿念的中学？”门房头儿看了看手里的名单。“雷普顿公学——是这所学校？”

“没错。一年前就离开了。”

“一直在军队里服役，是吗？去法国啦？”

“没。入伍晚了，没赶上。”

“真不走运，小伙子。”

“走运也罢，不走运也罢，——好多人还巴不得能分享这种运气呢。”

门房头儿带着厌恶的神情，默默地打量他。

哈罗德主动进攻了。

“请教两位大名。”

“罗杰斯。我是门房主管。这位是拉特克利夫先生，我的助手。”

“好，罗杰斯、拉特克利夫先生，从国王陛下授予我军衔之

后,就再没人叫我‘小伙子’。听明白了?”

门房头儿冷冷地一点头。

“是,亚伯拉罕斯先生,够明白的。”

“谢谢,要是你以后记住这一点,我将不胜感激。”他朝奥布里友好地点点头。他为自己一下子制服了门房头儿而感到得意。“回头见,”他对新朋友这么说了一句,就迈开大步,去找分配给自己的房间。

“你的朋友是学什么的?”门房头儿问。“是学兵营法的?”

“我不清楚,”奥布里说。

“嗯。有一点可以肯定:有着亚伯拉罕斯这样的 一个姓氏,他决不会进教堂唱诗班的,是吗?”

奥布里没有作声,他可以看到门房头儿的眼睛里闪着凶光。他开始理解哈罗德的态度为何那么咄咄逼人了——趁别人还来不及攻击你的时候,来个先发制人。他在这儿剑桥会完全被人接受吗?刚才关于赛跑他是怎么说来着?我从来就没输过。也许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他的生活吧。

没多久,奥布里·蒙塔古对他的新朋友有了进一步了解。哈罗德·亚伯拉罕斯的父亲,是个从德国移居伦敦的犹太金融家。哈罗德对自己身为犹太人极其敏感,显然,在他们借以安家立业的这片新国土上,很少有人愿意让他忘掉这一点。他觉得无论如何要在他父亲选中的这个国家的上层圈子里,争得一席之地,哪怕把命豁出去也要这么干。他层层设防,雄心勃勃,然而不久,奥布里发现他为人倒也热情、慷慨。

而奥布里自己和哈罗德截然不同。他是英国南部中产阶级的忠顺后代,父母温良而谦让。奥布里一心想当个出色的

新闻记者。但他俩结成了莫逆之交。他俩在田径运动方面的共同爱好，有助于友谊的建立。奥布里一看到哈罗德在百码短跑中的勃勃英姿，就知道他一定会成为了了不起的短跑健将，说不定还是这个时代跑得最快的人。哈罗德具备良好的素质，有耐力，有速度，他在训练中不放过任何细枝末节，那股认真劲儿，奥布里以前还从未在这样年轻的运动员身上见到过；更重要的是，他有一股拚劲，有着良好的精神状态。他起跑敏捷，这无疑是长期训练、思想高度集中的结果，而到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他总能横生出一股奇力，把奥布里和其他的一些运动员统统甩在后面。在运动场上，他生龙活虎，健步如飞，他的满腔激情全贯注在火一样鲜明的目标上——一定要取胜。在他最后冲线的那一刻，平时一直郁积在他个性中的那股愤懑之情，犹如火山似地喷薄而出，使他一鼓作气，飞也似地冲向终点。

两位朋友一起参加了新生聚餐会，这是一次银烛高烧的豪华盛典，在凯斯学院那座古色古香、木顶结构的大礼堂里举行。聚餐会非常隆重，参加者须穿无尾夜礼服。那种述近礼拜仪式的肃穆气氛，倒也学院的庄重礼仪相吻合。

在这儿，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目前的地位——他们是以出类拔萃的新秀、英格兰的精华、“迷失的一代”的继承人这样一些身份进入社会的。学院院长的身后，是一块纪念阵亡学生的碑碣。院长念着凯斯学院已故校友的名单时，由于感情激动，声音有些颤抖，接着他曼声低语地加了一句：“他们是为了拯救英国，拯救英国所代表的一切，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他停顿了片刻，想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在座的年轻听众——精神饱满，衣饰整洁，一律穿着硬领白衬衫，领口系着黑领带——全都低下了头。

奥布里乜了哈罗德一眼，只见他脸上一无表情，一双黑眼睛直瞅着院长；这位长者接着往下说：“先烈们已经把他们的希望和理想，传给了在座的诸位，传给了你们这一代新人。出于悲剧性的必然，他们的凌云壮志已为你们所继承。”

大部分新生毕恭毕敬地侧耳聆听；哈罗德坐在位子上，身子猛地往前一倾，脸上的那种热切而带有挑战意味的神情，是奥布里所熟悉的，每回赛跑开始之前，总能看到他带着这副神情出现在跑道上。

“我敦请诸位抚躬自审，”院长说，“正确估量一下自己的潜力所在，及锋而试，找出自己究竟在哪方面真正存在着显露锋芒的机会……”

哈罗德的眼睛里闪烁出自信的光芒，似乎他已经知道何处可以找到自己显露锋芒的良机。

“……抓住你们的机会，为此而欢欣鼓舞，别让任何外界的力量、任何动听的言词阻碍你们的事业。”

哈罗德隐隐露出笑意。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拦得了他。

奥布里在一旁望着哈罗德，再次被他刚毅的性格所打动，他那饱满的激情，那富有表情的神情和姿态，使他在周围的新生当中，显得不同凡响。他确实是个相当令人注目的小伙子，奥布里暗暗下了这么个断语。这倒不单是因为他在赛跑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学院里的其他许多活动也都有他的份。他似乎有意要证明自己比别人更配得上“英格兰的精华”这一称号。他甚至参加学院的业余演出，兴致勃勃地演唱吉尔伯特—沙利文^①的通俗喜歌剧。奥布里有时怀疑他所以这么

^① 吉尔伯特（1836—1911）英国幽默诗人；沙利文（1842—1900）英国作曲家，他俩长期合作，创作了不少通俗喜歌剧。